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九十七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五十七　凶十九

並有父母之喪及練日居廬堊室議　周　晉　宋

周制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也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

而後辭於賔遂修葬事辭於賔謂告將葬啓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晉杜元凱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縗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至虞訖反服父之服既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服未竟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竟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喪服也又荀訥答問云代人有向曙毀廬作堊室祭畢居堊室見

容者或有於廬前設位謂今可於廬前設位著練服事畢服母服居廬庾氏問徐廣曰母喪已小祥而父亡未葬至母十三月當伸服三年猶厭屈而祥邪答曰按賀循云父未殯而祖亡承嫡猶周此不忍變父在也故自用父在服母之禮靈筵不得終三年也禮云三年之喪既葬乃為前喪練祥則猶須後喪葬訖乃得為前喪變服練祥也○宋庾蔚之謂前喪既周應毀廬為堊室而後喪猶應居廬古者受弔於庭階廬堊室自是寢處之

所今雖以盧堊室為喪位然自異於練經矣母喪既練而父亡為母伸服乃問劉表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亡未殯而祖亡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為不忍變於父在也況父在之日母久已亡寧可以父亡而變之乎意謂立服之旨皆定於始制之日女子大功之末可嫁既嫁必不可五月而除其服男子在周服之內出為族人後亦不可九月而除矣父為大夫子為父後降伯叔父大功或已兩三月日而父亡寧可得伸服周乎是知凡服

皆以始制為斷唯有婦人於夫氏之親被遣義絶出則除之

父未殯而祖亡服議晉 宋

晉虞喜按賀循喪服記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此謂嫡子為父後者也父未殯服祖以周者父屍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喜以為三禮無有此條殆是脫失祖父正統非為旁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假使祖為國

君已為嫡孫祖歿已嗣此受封於祖祖之羣臣服祖三年而已為嫡孫則服一周齊縗送葬斬杖無主雖云屍在未忍如大父何大父祖也○宋庾蔚之謂禮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君薨未斂入門升自阼階明以生奉之也父亡未殯同之生存是父為傳重正主已攝行事事無所闕虞喜何謂無倚廬乎孝子之所寢處不闕於主闕之何嫌若祖為國君五屬皆斬則孫無獨周之義按賀循所記謂大夫士也

父喪內祖亡作二主立二廬議 晉 宋

晉韓伯為殷靈符問或人答云昔亡伯喪未除而祖母見背從兄不廢父喪主而為祖母居廬郄太尉來弔不以為非禮也○宋庾蔚之謂父喪內祖又亡則應兼主二喪今代以廬為受弔之處則立二廬是也人為父喪來弔則往父廬之所若為祖喪來弔則往祖廬之所

居重喪遭輕喪易服議 變除附○周 晉 宋

周制間傳云斬線之喪既虞卒哭遭齊線之喪輕者包

重者特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縗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縗之麻以包斬縗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言包特者明於卑者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也吳射慈云斬縗既葬縗裳六升男子經帶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腰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分殺小之耳仍遭母及伯叔昆弟齊縗之喪其為母更以四升布為腰帶謂之包言以包斬縗帶也經斬縗之葛經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經以麻亦謂之包帶斬縗之麻帶謂之特周喪既葬服上服六升之縗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經上服之葛經也

齊縗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大功可易齊縗周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周以下固

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也

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吳射慈云齊縗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齊縗既葬為母七升正服縗八升經帶悉葛婦人首經以葛腰帶故麻也亦就五分去一殺小之耳又遭大功之喪更制大功之喪縗裳男子亦麻為腰帶經周之葛經婦人易首經以麻帶周之葛帶大功既葬亦服其功縗男子婦人悉反著周喪既葬之經帶也

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周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周之經服其功縗

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周既葬差相似也經周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為父既練縗七升母既葬縗八升凡齊縗既葬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縗服其麤者

也吳射慈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周之喪既葬則帶其故葛帶絰周之絰服其功縗謂三年既練縗七升男子首絰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周喪更制周縗裳絰帶悉麻周縗既葬為母緦七升正服縗八升義服縗九升謂之功縗男子帶練之葛絰周之麻謂既葬之麻也其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大功之喪服其功縗絰帶如周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周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絰亦反服其故葛帶絰周之絰差降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縗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縗大功之喪絰帶皆麻也

小功無變也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也

間傳云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言大功可易斬服

之節也斬縗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謂之單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絰周之葛絰婦人絰其故葛絰帶周之葛帶謂之重葛也吳射慈云既練遭大功喪麻葛重者既練男子有葛帶婦人有葛絰男子首絰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大功之喪亦更制縗裳絰帶皆麻謂之重麻大功既葬還服練縗男子帶練之葛帶絰周之葛絰其婦人絰其練葛絰帶周之葛帶謂之重葛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今此帶周之葛帶者大功既葬婦人得葛帶不服大功之葛帶而帶周之葛帶者斬縗既練婦人除葛絰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若帶大功之葛帶裁大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非絰帶五分去一之差也故帶周之葛帶周之葛帶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與練首絰差之宜也男子不絰大功葛絰而絰周之葛絰者亦以非練帶之差也雜

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腰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耳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既練遇麻斷本者謂小功以下也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雖無變緣練無首絰於有事則免絰如其倫免無不絰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矣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間傳云除服者先重者

易服者易輕者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竟也其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也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言今之喪既服顈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也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未沒喪者已練祥也矣顈草名也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顈乃為前喪行練祥祭也顈音口迥反○晉謝奉議曰夫孝子之處喪服勤三年不懈不怠情思所主無不在曾子問三年之喪可以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

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虚乎蓋以為彼興哀則不專於所重也而禮云卒哭既練遭周大功之喪皆隨所服而變代行喪者咸從此制竊有所恨夫人子之道天屬之恩可謂重矣終身之憂非一朝可消故有祥練而為其極夫以資於事父之道在公尚有奪私服之制况兼愛敬之重而更屈於支屬乎奔喪之禮赴哭輙備其經帶歸於本宫即反正服於權宜兼通庶可知無大過矣○宋崔凱云斬縗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著大功之

冠及麻麻謂男子首絰婦人腰絰也又易其故旣練之葛以麻謂男子腰婦人首也大功之喪旣葬卒哭男子復其練冠帶周之葛帶男子首絰婦人腰絰皆言周者斬縗練男子除首婦人除腰今大功之喪旣葬首腰皆當有絰大功旣葬之葛絰則小功之絰也大四寸六分小不可以居三年之喪故皆絰周絰也

長殤中殤變三年之葛議周　宋

周制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

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不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也

問傳曰斬縗之葛與齊縗之麻同齊縗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則兼服之此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服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也吳射慈云謂大功之親爲殤在小功緦麻者皆易練葛著麻經帶以終殤之月數而反三年之葛謂若從父昆弟姪庶孫之長殤中殤在小功婦人爲夫叔又長殤在小功中殤在緦麻者也此殤麻亦斷本變三年之葛者正親親也下殤則不言賤也

○宋庾蔚之謂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

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次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因說麻之有本乃能變正服之葛方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不當是論周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當明之周殤最在上所以不言周耳鄭玄謂周殤長中巳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異不於卒哭而變上服之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間傳大明斬縗變受之節因備列五

服麻葛之分緦小功之麻不變上服之葛已自別見故此雖連言而在兼服之例是以不復曲辯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其如緦小功之經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絶安得相變邪

居親喪既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議 周 魏 晉

周制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有殯父母之喪也遠兄弟者有兄弟親而道遠也哭於側室嫌哭殯也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為之變位也東為右就主人位也同國則往哭之又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

緦必往親骨肉也非凡弟雖鄰不往疎無親也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為之位也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謂後日之哭也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也○魏王肅云往哭而退不待斂也鄭記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緦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縗言功縗乃服其服而往則齊縗亦於功縗乃服其服也

哭他室者為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吳射慈云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疎無親也蜀譙周云禮哭於門内之右明為變位也後日之哭既朝奠其殯卒事出改服即位如初亦三日五哭也○晉束晳問曰有父母喪遭外緦麻喪往奔不步熊答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喪非嫡子可往若姑姊妹喪嫡庶皆宜往奔也傅純云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輕服臨者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是輕情輕服已行故也今新死者在千里表應服者以官役為限奔臨

無由乃以重包之夫重服自前亡非關新死則新死無服也豈應服之親卒為無服宜制新輕之縗以當往臨之服若新亡除既了則反服先重自然包之前後二喪之人情與服兩得濟乎或難曰服以禮為主禮有往臨之縗而無便制之服如便制輕縗恐非禮也答曰禮是經通之制而魯築王姬之館於外春秋以為得禮之變明變反合禮者亦經之所許也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周　晉

周制雜記曰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〇晉賀循云雖有父母之喪皆為周大功之服祥除各服其除喪之服如常除之節小功以下則不除轉輕也降而為小功則除之殷允有凡子喪應除凡服與徐邈書云其晨當著吉服除服不當竟此日以吉服接客當凡舊服見客邪又云禮曰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庚太尉大喪中除妻服白㡊對客終日今齋服旣同且下流益無嫌於變吉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喪服邪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

晉羊祖延問曰外生車騎婦先遭車騎喪斬縗服也後遭母喪齊縗服也禮爲兩制服有所變易邪按曾子問曰君喪已殯臣有父母喪歸家殷事即往應依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賀彦先即循也答曰禮女子適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旣不貳斬則不得捨其

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國妃有車騎斬縗之服宜以包母齊縗無兩服之義唯初奔當服母初喪之服以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斬縗之服此輕重之義也又禮君不厭臣君既殯又有父母之喪與君俱三年故有歸家之義而猶云有君喪者不敢私服何除之有以此言之雖君父兩服當其兼喪以君縗為主而不以己私服為重也

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晉　宋

晉韓康伯問荀訥云有人奉其伯後服制未除復有本父喪當復應還所生兩處作喪位不若作堊室今當服斬先斬以居堊邪答曰今身有所後重服未練雖有所生之喪無所改易既練則當服周布冠幘首經齊縗先喪既練已有堊室唯當服周以居之耳不復還本家作喪位韓重問既為人後先服重制豈當有改然今要當有時還本哭臨其本親赴弔不設喪位情為不安可於本親兄弟次作堊室歸來處之不荀重答意謂身有所

後重服當不得復於本凡弟廬次作堊室歸可設哭位而已○宋庾蔚之謂禮齊縗斬縗之受服大功變既練之服計縗升數從其麤者若升數同則不變絰帶而已今代則不然應別制本親周服還本家則著之時代不同不得全依禮今以堊室為對弔之所故應還本家立堊室在諸弟之下以受弔設使本家遠便當於別室不得於所後靈前受本親喪之弔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

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為孟使君持重光禄喪庭便無復主位於禮云何周續之答禮無曉然之文然意謂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喪豈可闕三年正主邪又問曰若嗣子兼持重者光禄喪次親有廬邪又答曰禮之倚廬在東墻下蓋是寢苫枕凷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宫於光禄喪庭若賓客饋奠凡是有事然後之喪所已則還廬次然今代皆以廬為接賓之位位則二處從禮之變亦宜兩設也又問葬奠之禮何先何

後又答禮云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其葬服斬縗以例而推光禄葬及奠虞皆宜先於情則祖輕於尊則祖重

祖先亡父後卒而祖母亡服議 周 後漢

周制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後漢劉表及侍中成粲云父母亡在祖後則不為祖母三年吳商駁曰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為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為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為

祖母服而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為已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為人後為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已為小功五月而已後為從父後從父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已先為祖父小功今為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衆不可具記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嫡行庶服義又不通粲又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

於祖今服祖母亦當周又齊縗章臣為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為三年也據為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為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服斬

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議晉宋

晉雷孝清問曰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別開門更立廬不言稱孤孫為稱孤子范宣曰按禮應服後喪之服承嫡居諸父之上一身為兩喪之主無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變除居堊室事畢反後喪之服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宋庾蔚之謂若如范說非為反後喪之服亦應還毀堊室立廬在諸父堊室之上但二喪共位廬

堊室雜處恐非適時之禮謂宜始有後喪便別室為廬

兼主二喪

既練為人後服所後父服議

宋何承天問曰婦人夫先亡無男有女已出嫁婦人亡後未周宗族之家乃以兒繼其後今既更制廬杖未知當及亡月一周便練為取出後日為制服之始荀伯子荅曰出後晚異於聞喪晚税服也應以亡月為周不以出後日為制服之始假使甲有婦及男女甲死甲兒持

重服已練甲兒復死甲弟乙方以子景後甲景以為伯持周年服訖便更制二十五月服甲婦女不合先景除服何容持三周服邪難者或疑若使甲服將除而景始出後景便是服斬旬日而除意謂若服將訖宜待除服方出後耳不可使甲婦女制四周服也何重問出適之女周而除心制既過即吉之後而來繼之弟不為喪始門庭凶素靈筵未毀外錯深淺豈稱人情今謂宜待除者服為後是也今問不待除耳若不服其殘月便當如

知喪晚特一人未即吉二條何者為安荀重答曰意謂出後未及練者宜服其殘月以亡月為周若將服竟出後宜延待服竟至於去廬即練縗縞從輕此自降殺以漸所謂送死有已服生有節非明出後始為喪主也又謂為人後者在練則練在縗則縗何疑服旬便除然謂此語不通設使甲死其婦女持服已再周甲弟乙持二子從遠還始聞喪以其長子景後甲景弟丁為伯父追周服景以出後之故更縗縞旬日除所為深淺舛錯不

是過也譬如知喪晚特一人未即吉此又所疑也凡出後晚異知喪晚也旣已制本服今日月已過無緣更居再周若甲之婦女無事不吉而來繼之子門庭凶素此婦女無容避此凶居别卜吉宅又不可使婦女歌於内而繼子哭於外謂應服其殘月司馬操難為人後者盡禮於彼而致降於此所以全受重之道成若子之義豈以真假殊其事早晚異其制哉豈不以父子之名定於受命之辰加崇之恩起於辭親之日大義昭然無厭奪

之變而使情節伸而有餘歲月屈於不足未知輕重將欲何附論云甲死甲兒持服已練甲兒死甲弟乙方以其子景後之景無緣為伯持周服畢復更制二十五月服難曰景以甲練後方來後甲彼喪雖殺我重自始更制遠月於義何傷且昔以旁尊服不踰齊今為其子禮窮於制事乖義異深淺殊絶豈宜相蒙共為三年若是大功小功之親本服已訖乃為之後亦可計本服之月以充再周之限若無服之親今為甲嗣其義云何論云

甲婦女無緣持三周服又不合先景除服難曰甲婦女
二周終訖何事三周吉凶有期何必顧景亦猶自遠之
兄始及袒免其居室之弟久已笙歌豈得同一論云或
疑甲服垂除景出後景應服斬旬日而除意謂延待服
除而出後耳難曰景以禮而行不及甲始喪蓋由事趣
且夫堂階絶構喪位無主行路悽愴骨肉悼心既爲置
後宜及三年之内情事有寄豈得持疑以俟吉視再周
之徒過哉論曰甲死婦女持服再周弟乙二子遠還以

長子景後甲景弟丁為伯父追稅服周而景以後出之故更居緦縞旬日而除舛錯淺深不復是過難曰乙之子景今來後甲既不可與弟丁同稅周服又不可暫居緦縞旬日而除則景於甲之喪終闕徵服親為甲子而反不如丁有周月之制處之於三年之地而絶之於一日之哀待吉之義於此為躓論曰甲婦女無緣避此凶居別卜吉宅又不可婦女歌於内繼子哭於外難曰甲婦雖復縗麻去身號咷輟響然素服縗居與代長戚夫

何圖於吉宅何務於謳歌荀伯子答馬操難曰為人子者奉亡事存如所生不異盡禮於彼而致降於此答曰同所生者謂出後及所養耳不謂垂除而追責使同也設使所繼者是絶服之親而繼父有兄弟喪未周豈可悉追制伯叔周服乎故知及喪則同已死則異若本服大功之親雖數十載之後猶追為稅服至於出後之子在三年之外便不為繼父追服明既往不可得同也難曰乙子景今來後甲既不可與其弟丁同稅周服又不

可制居緦縞旬日而除既為甲子而反不如丁豈有處三年之地而絶於一日之哀乎答云謂景應先稅周服畢然後可出後耳設使甲死已三十年乙將景丁從絶域還始聞甲喪豈可使景丁二子同稅周服然後議出後之事乎若猶使景居重甲婦女平吉已來或是朝市改易豈可方納一孝居喪乎雖復三十年而丁猶稅服景不可以反不如丁得不待稅服畢乎設使周公更生不能易此言也

兼親服議

宋庾蔚之謂一人身而內外兩親論卑尊之敘當以己族為正昭穆不可亂也論服當以親者為先親親之情不可没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類皆是也禮云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夫屬子道妻皆婦道此言本無親也若本有外屬之親則當推其尊親之宜外親不闕母婦之例無嫌其昭穆之亂故可得隨其所親而服之若外甥女為己子婦則不用外甥之服是從親者服也外姊

妹而為兄弟之妻亦宜用無服之制兄弟妻之無服乃親於外親之有服也至若從母而為從父昆弟之子婦則不可以婦禮待之由外親之屬近而尊也其餘皆可推而知矣

通典卷九十八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五十八 凶二十

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周 晉 北齊

周制喪服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盧植曰謂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追服也鄭玄曰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

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王肅云謂父與祖離隔子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若至長大父稅服已則不服也諸父伯叔也昆弟諸父之昆弟也○晉賀循云生於他方不及見其父母諸父昆弟若聞喪之月日已過不為稅服以未嘗相見恩情輕也若日月未過服之如常按魏時諸儒問云日月已過或父已亡獨聞喪當稅之不若宜稅稅何服答曰父卒而為祖後服斬與父在異者也淳于纂問淳于睿云按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云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於

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纂省此注良謂賢聖失之甚矣據降而緦小功者税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與若但以不見則割其正親之本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踈矣又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爲非時之恩意實不厭睿答曰賢聖及先儒初無疑

怪此者以其縁人情而恕之降在小功不稅自正也非不相識者也聽當依就莫不厭也禮記明文先師之議可信者也不信聖賢而欲意斷直而勿有正防此輩周三年者傳重焉故也而不識見何所傳乎何所重乎劉智按禮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子則否智以為生不相及二文相害必有誤字昆弟相連之語易用為衍也衍賸至親並代不得以不相見而無相服之恩也若令生不相及者稅服則父雖已除後生者

不得追服也凡不服者不服則父雖稅其子孫無緣服也以此推之弟衍字可知也虞喜通疑曰據文云父稅子不當其時則服之可知也當時雖服猶生不相見則恩義疎不責非時之恩於人以情恕之也若父以他故居異邦生已復更居一邦生弟然則例不稅服以生不相見故也丈上言不及而下有弟字者明生不及相見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兄亦不稅此義兩施非衍也蔡謨以為禮大功猶稅況此三親情次於所生服亞於斬

縗雖不相見或者音問時通而絶其稅服豈稱情乎夫言生不及者謂彼已没已乃生耳豈是同時並存之名哉若鄭説不以生年為主但不相見便為不及則此祖父即復可言生不及孫而父亦生不及子兄復生不及弟也此辭不順亦已甚矣自古及今未有此言也鄭君見禮文有弟弟不得先兄生不知所以通其義故因而立此説非禮義也吾謂此直長一弟字耳長音直兩反書歷千載又更暴秦錯謬非一王氏説云已生之時祖父母

已卒也諸父謂伯叔也昆弟者伯叔之子也此於情為允又生不及之名亦得通然既謂諸父為伯叔而復稱伯叔之兄弟於文煩重又不説已聞兄喪當稅與否於制亦闕未盡善也然猶賢乎鄭氏以同時並存為生不及荀訥答曰别示并曹主簿書其中兄在南娶喪亡已三年其兄子該等未曾相見應為服否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先儒以為父異邦而生已不及祖在時歸見之故過時則不服也記云不及

而諸儒以為不見文義各異然則不及當謂生不及此親在時也意謂音問既通情義已著雖未相見禮疑從重猶稅服孫畧議曰記云不及祖謂不及並代而不相服畧昔親行其事時人咸不見許○北齊張亮云小功兄弟居遠不稅曾子猶歎之而況祖父母諸父兄弟恩親至近而生乖隔而鄭君云不責人所不能此何義也生不及者則是已未生之前已没矣乖隔斷絶父始奉諱居服而已否者尋此文意蓋以生存異代後代之孫

不復追服先代之親耳豈有並代乖隔便不服者哉

小功不稅服議晉　宋

晉元帝制曰小功緦麻或垂竟聞問宜全服否得服其殘月以為永制束晳問步熊熊答曰禮已除不追耳未除當追服五月賀循曰小功不稅者謂喪月都竟乃聞喪者耳若在服內則自全五月徐邈答王詢曰鄭玄云五月之內追服王肅云服其殘月小功不追以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宜服餘月○宋庾蔚之謂鄭王

所說雖各有理而王議容朝聞夕除或不容成服求之人心未為允愜若服其殘月人心得寧則應多少不同今喪寧心制既無其條則是前朝已自詳定無服殘月之制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　晉　宋

晉劉系之問為庶祖母服經無其文不知為有服否王冀答曰庶祖母服經誠無文然亦無不服之制以情例推之謂自應服何以言之禮妾子父沒為母伸三年子

既得伸孫無由獨屈假令嫡祖在禮婦人不厭則無復所屈按禮唯有祖母文無嫡庶之别蓋以明尊尊之義而人莫敢卑其祖也禮記云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庶祖母可也此謂父妾無子父命子為之後或子或孫唯其班第既受命為後則服之無嫌由此言之妾之無後而託後於人者猶為之服況親子之孫而可有不服之義邪制服為允又劉智釋疑問云按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與妾母

不代祭孫不祭慈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禮為親母黨服為繼母之黨不服不妨孫服繼祖母也禮孫為祖後如子所言妾母不代祭者據奉之者身終則止耳豈有妾子先亡孫持喪事而終喪便不祭也虞喜通疑云慈母雖賤服之如母明矣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同於繼祖母也○宋庾蔚之云按喪服傳釋慈母如母以為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以為母子然後慈母之義全也智云有子之妾

有母之子並乖經傳所說如母之義何由而生子不違父之命豈從失禮之命小記云慈母之父母無服今子服慈母如母猶無所從況可得從父服慈祖母乎且先儒所云婦人不服慈姑者婦從夫尚猶不服則子不從明矣

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魏 晉

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玄駁云

若終身不除是絶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公羊窮舟車人履所至不得者按代子即位鄭玄注云君父亡令臣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慼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玄心喪可也荀組云至父年及壽限中壽百歲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為長禮無終身之制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議 晉 東晉

晉蔡謨曰甲父為散騎侍郎在洛軍覆奔成臯病亡一

子相隨殯葬如禮甲先與母弟避地江南聞喪行服三年而除道險未得奔墓而其弟成婚或謂服可除不宜以婚者謨謂凶哀之制除則吉樂之事行矣且男女之會禮之所急故小功卒哭可以娶妻三年之喪吉祭而復寢魯文於祥月而納幣晉文未葬喪而納室春秋左氏傳曰婦養姑者也又曰娶元妃以奉粢盛由此言娶妻者所為義大矣所奉事重矣又夫冠者加已之服耳非若婚娶有事親奉宗廟繼嗣之事而冠有金石之樂

婚則三日不舉金石之樂孰若不舉之戚加己之事孰若奉親之重今譏其婚而許其冠斯何義也不亦乖乎又曰或疑甲省墓稽留者謨以為奔墓者雖孝子罔極之情然實無益之事非亡身之所也故禮奔喪不以夜行避危害也今中州喪亂道路險絶墳墓毀發名家人士皆有之而無一人致身者蓋以路險體弱有危亡之憂非孝子之道故也而曾無譏責何至甲獨云不可乎且甲尋已致身非如不赴之人也塋兆平安非如毀發

之難也又是時甲母篤病營醫藥而不可違闕侍養投身危險必貽老母憂勤哉昔鄭有尉止之亂子西子產父死於朝子西不儆而先赴見譏於典籍子產成列而後出見善於春秋此經典之明義也按吳雷思進參太傅軍事亡在新汲為賊焚燒失喪其子不奔迎禮云久喪不葬主人不變者停柩在殯者耳不得施於所閒左丞熊遠啓云父母死河北賊中如襄國平陽可依此制若王化所被人跡所及可往而不往非以篤孝道也詩

人喪馬猶求之林下不得漫依東關吳平之初如此例
皆詣東關尋求唯桓陵不往求宋岱不迎母並加清議
其為制且有准則又司徒李允祖父敏浮海避公孫度
不知存亡尋求積年不得允父見鄉里與父同年者亡
乃制服徐景山勸娶而生允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
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終卒矣而不得音問計同邑里
同年者於其死日便制喪服或以為終身或不許者如
何智答曰父母死生未定則凶服不宜在身繼祀為重

然則言不宜制服必繼代祀者吾以爲得之矣凡服喪而無哀容得以不孝議之處厭降不得服其親而哀情至者吾得以孝篤稱之雖虞喜通疑云或以當終身服喪如是曾閔所能僅行非凡人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廬祥禫而除孔衍乖離論曰聖人制禮以爲經常人之教宜備有其文以辨彰其義即今代父子乖離不知自處之宜情至者哀過於有凶情薄者禮習於無别此人倫大事禮所宜明謂莫測存亡則名不

定名不定不可為制孝子憂危在心念至則然矣自然之情必有降殺故五服之章以周月為節況不聞凶何得過之雖終身不知存亡無緣更重於三年之喪也故聖人不別為其制也御史中丞劉隗奏上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營宮歡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征南大將軍王敦上言自頃中原喪亂父子生乖或喪靈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服將向十載終身行喪非禮所許稱之者難空絶

婚娶昔東關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後不廢婚宦苟南北圮絶非人力所及者宜使三年喪畢率由舊典也太常賀循上尚書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謨引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有奔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據東關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以釋疑也循重議禮奔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於君命者耳若屍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

遠俱不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覔以其喪禮待已而成者邪若別以為義未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服故隨時立制為之義斷使依東關故事大將軍上事謂可從也帝告下曰若亡於賊難求索理絶者皆依東關故事行喪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唯親生離吉凶未定心憂居素出自人情如此者非官制所裁普下奉行中郎李幹自上父母分迸不知所在今妻亡不婚吉事不接丞相王導上幹情事難奪可更選

代詔曰前敦循所奏唯聞喪不得奔者作制如李幹比竟未決之宜急議定荀組表曰有六親相失及不知父母没地者以未指得死亡之間没地處所情慮無異然以未審指的希萬一之存未忍舉哀則有終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惟一身承一宗之重傳祖考遺體無心婚娶遂令宗祀絶滅於一人及犯不孝莫大無後之罪此實難處然臣以為此非聖人不以死傷生之教也西路粗通久無音問殯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以

王法斷之令舉哀制服勤三年凶不過三年此近亡於禮者之禮也詔曰組所陳不知父母存亡者令行服此於有情其尚有疑然要當詳議此禮令可經通不得以難安隱而直爾置之皆一代事理道所宜先明杜夷議曰荀組雖慮宗脩永絶䰟靈餒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或餬口於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視死猶生也或未死而服之視生猶死也恐視死猶生賢於視生猶死也且又死之與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已丑陳侯鮑卒信

則傳信疑則傳疑謂此宜疑之以避不敏博士江泉議流迸離隔便令行喪按舊事未覩其例昔宰咺致賵春秋譏其豫凶事子路赴衛仲尼雖知必死須使者至而哭之然則吉凶事大存亡應審方今王道始通各令尋求之理盡乃後行喪於禮未失虞豫議曰子當越他境以求其舟檝所經人跡所至可前而進見難而退若山川之險非身所涉雖欲没命則孝道不全宜廢榮利之勢居憔悴之慼此慘怛之行表德義之所先也征西司

馬王愆期議今雖父子分乖存亡不定昔宋岱與母離
隔吳平其母尚存推此安可必其無異乎故先明授受
不廢謂宜使婚宦及時也孫綽議云三千之責莫大於
不祀之痛必候清平而婚或有絶嗣之門矣虞譚議曰
諸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禮除喪而歸未奔者無不
除之制若廢祭絶嗣皆不可行宜詳條制萬代可述蔡
謨議父子流離存亡未分吉凶無問人道不可終凶宜
制立權禮其過盛年之女可聽許嫁其男宜尋求理極

道窮乃得聘娶魯文公以大祥之月納幣於齊春秋善之傳曰孝也今乖離之子不廢婚禮而末俗多有歡宴之會致貽譏議以成疑惑今慎行之士莫知所從求下禮官考詳永為典式博士環濟議云春秋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祀聘納事在可許仕進須候清平

通典卷九十八

通典卷九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五十九　凶二十一

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周 漢 晉 宋

周制齊縗不杖周章昆弟相為服及姑姊妹適人無主者與孫之為祖父母同姑姊妹報則天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王者後及無主者其服與士為姑姊妹適人

無主者同天子之卿大夫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及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為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天子元子及諸侯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為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之卿大夫為姑姊妹女子子為命婦無主者亦如之命婦無主者為其昆弟之為士者亦如之○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為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

之子為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吳射慈云士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齊縗周〇東晉征西庾亮府倉曹參軍王羣從父姊喪無主後繼子俄而又卒羣以為姑姊妹無主後者反歸服經雖不及從設教必自親始以經言則宜不降以記論例在加服又與此姊同在他邦無餘親情所不忍准經不降不亦可乎通諮府主及僚案詳斷荀訥曰若從姊夫没無子無主後反服可也今已立後殯葬有主祭足下制小功之

服方以為後者沒更與本親之情尋其始則喪非無主論其終則五月之末繼以大功之受於制則情禮已降於服則非輕重之序庾亮答曰存沒禮終而喪其嗣此之無後雖復可哀然非復本宗之所知矣故不得以小功之末以亡者喪後而反服大功也○宋庾蔚之謂王羣從姊喪亡之初有繼兒羣已制小功之服凡服皆定於始制之日豈得以葬竟兒亡方欲追改其服乎異於女子為夫所出申服於父母也經文多略可以類推舉

近親之有服則疎者知無服凡經於五服之內文有未備皆於公子章發凡以明例無主後之不降文不及從又無發凡以明之是知相矜止於周服而已晉朝喪亂移都於江南郡之卿士同奉天子何他邦之有乎

叔母寡姑遣還未嫁而亡服議晉

晉王景平問婦人夫沒無男其姑愍其少寡欲令更出要其凡迎歸未有所適而亡伯叔之子應為服否谷士風議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出之義今姑愍彼無

嗣令還其黨欲令更出則衛莊姜遣陳嬀之比也於兄弟之家者兄弟宜服周受姑命而歸宗夫之餘親不應有服虞子卿駁曰士風所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適之義昔姜氏以殺適立庶歸齊怨魯陳嬀以子死君卒於禮宜歸此婦非姜氏義絶之倫無陳嬀應出之事其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適此蓋代俗之常意非教訓之道也衛共伯之妻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去就有姑命未可要謂之必出也季思龍以為谷氏所據之徵雖

失然所執之意未為非也婦人之禮執箕箒養舅姑供祭祀者也今歸母氏缺此三事何婦禮之有姑以宜出而遣凡以可出而迎辭姑從凡是為欲出之意定也李彦仲以為姑有嫁婦之丈故令歸母氏之黨已絶之理理自灼然

寡叔母守志凡迎還密受聘未知而亡服議晉宋

晉有問曰甲叔母乙寡守節十餘年其母在凡壬迎乙還家景求婚於壬壬意許定已剋吉日而乙暴亡甲應

有服否裴主簿議凡秉節遂志義不二醮者固必杜漸慮始專於夫家何得假跡晨昏以之媒幣余以為景壬交幣之辰則甲乙義絶之日許參軍駁曰乙喪夫無子勵操十載心期同穴志固金石雖潛交媒幣而乙不與知苟聘至之非我則無愧於幽明矣昔宋姬守志梁寡高行焚身毀形焉知景至之時乙無若人之絜疑必從重重則宜服予固以為不應絶也○宋庾蔚之云甲叔母乙便是執操之人直是母欲奪而嫁之乃逆責杜漸

防微古賢不足貴也許君之言當附於理

已拜時而夫死服議夫父母喪附○晉

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留縣兒留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奔弔否若弔着何服范甯答曰禮曾子問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縗也謂既親拜舅寧當重於吉日耳鄭又問若拜舅為重於吉日應服斬誠如來告若拜傍親復云何昔荀啓拜時而卒庾家

女不往弔不被譏何也再答曰三代殊制禮有因革意為娶女有吉日理輕於拜舅復重於拜餘人荀氏海内名族庾則典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又陳仲欣拜時婦奔喪議曰夫拜時出於末代或恐歳有忌而吉日不辰辰時也言難逢吉日有此變禮既無文於古及其損益故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旨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為後事之元龜輒尋今人拜時壻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禮按記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

夙興沐浴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不相依準至於三月廟見鄭玄云以舅姑沒者耳若以三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其親尚存豈容借言乃以衆人所行失禮之事反議許長迎而為非則是賤於準禮而貴於衆失可得然乎又記云娶女有吉日而死壻以齊縗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塗之女而夫父母沒布深衣以赴喪又記云女未廟見而死雖不祔於王姑而壻不杖歸葬於女氏示未成婦

鄭玄云雖不備喪禮猶為服齊縗依準古義無不赴哀之文若苟以今失為是而以古禮先儒為非人則未如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既女交拜亦敬慎重正但未見婦於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則女子可冐縴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為壻輒可委去女子之分固若是乎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姑舅之辭凡娶妻誠盡婦禮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

敬又未烝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豈聞今人以為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禮定致敬舅姑為婦之禮畢以明婦順耳情禮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況已入夫門而不邮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伸矣仲欣又書曰庾揚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鄭云配謂同牢食而後祭無敬

神心故曰誣其祖朱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共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婦順今當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為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也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禮不以為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婚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婚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例不得云異

郡縣守令遷臨未至而亡新舊吏為服議 魏 宋

魏河南尹丞劉綽問曰士孫德祖以樂陵太守被書遷陳留已受印綬發遣迎吏雖未至左右已達未入境而亡不知樂陵送故吏當持重乎陳留迎吏當持重乎河南尹司馬芝答曰德祖見陳留太守故樂陵守耳樂陵吏以舊君服復何疑也劉綽難云雖去樂陵其義未絶陳留雖迎其恩未加今使恩未加而服重恩未絶而服輕乎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縗而弔既葬除之謂

樂陵宜三年矣芝答德祖已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以已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婦何邪綽又難陳留之吏既未相見而使三年是責非時之恩禮云仕而未有禄違而君薨弗為之服明服以恩不以名也○宋庾蔚之曰爵位以受命為判德祖已受陳留之印則於樂陵為舊君矣不俟迎至乃相見也陳留君吏之名雖判而恩實未接同吉日之婦於情為安令吏為君齊縗以弔按宛令遷為元城已來在道元城左右奉圖籙主簿衆吏在後

未到令死二縣吏疑所服馬博士以為宛君臣未絶舊吏不得不服元城宜弔服加麻賈博士以為已正名元城然未入境可依女在塗之服宛當為舊君之服或問長吏遷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重孫叔然答曰古者諸侯以國為家衛出其君於襄牛不書出奔以未出境也衛侯奔死烏傳曰猶在境内則衛君也雖出傳舍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斬縗弔既葬除之

吏受今君使聞舊君薨服議 晉

晉范甯答問者曰禮銜命出使而君薨在道則反入境則遂其事然則聞舊君之喪反命而後赴也又問曰仕今君之朝欲奔舊君之喪而今君不許可以輙去乎甯答事君當不義則爭之三諫不從去之可也君有戎役之事王命所制此禮權也

與舊君不通服議周 晉

周制檀弓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對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為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兵主來攻伐曰戎首也盧植曰戎兵也言人君待臣不以禮不舉兵為行陳之首誅之則善矣又何反服之有戰國時齊宣王問孟子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答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人有故而去綦毋邃云謂有他故不得不行或避怨仇者也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安其所往如此則為之服若諫不行又搏執若送因徒然也此之謂寇讎何服之有耶○晉或問云君

無道而臣見黜放君薨為服否許猛答曰君無道則當三諫不從則適他國若既亡不越境君雖無道猶責以臣禮惠帝元康中趙郡吏蘇宙不奔弔於郡將中郎關中侯曹臣移冀州大中正臣以元康四年為先定公薨背還濟北穀城墓宅安厝太學博士趙國蘇宙昔先公臨趙以宙為功曹後為察孝前臣遭難宙為鎮東司馬趙之故吏有致身敘哀者有在職遣奉版者唯宙名諱不至宙今典禮學之官口誦義言不可廢在三之義於

宙應見論貶博士蘇宙移國子博士被符不省請議郡將曹公昔臨敝國見接有布衣之交高遊盡歡謂千年可畢不意後會逼為功曹尋被州召不為公察孝也欲深其罪崇飾虛名以惑明時宙雖不德數受教於君子寧有故將之喪而忘奔赴之哀過蒙殊恩忝佐方岳銜命守制無因致身禮聞父母喪不得奔赴為位斂髮成踊襲經割孝子之心以終君之命謂之禮也往聞喪設位盡哀仰則先哲俯順王度儀刑古典不失舊物若此

為罪不敢逃刑聞凶則因𤼵健步書弔嫡孫健步廻説喪已還東阿留書付其從子綜宙尋被召為博士王事敦我不遑啓處如宙凶薄天討其罪孤獨無子代之哀人也按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魯人曰吾君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周人喪魯人不弔是其下成康未為久也下猶去也言去成康之禮時不逺無愧於不往也無臣祭君之文時俗之所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求之禮傳無弔祭之文國子博士

謝衡議云大夫去國其妻長子為舊君服傳曰妻言與人同長子言未去也言去則無服矣是違諸侯之天子不反服違天子之諸侯亦不反服以在外也今之官長皆自外來假借一時共相臨尹去則在外體遠事絶恩輕義疎至於死亡隔限遠路或有難故不得時往奔赴之義無所施也博士周東議云事君之道資於事父委質之日貳乃辟也甯受署而退義已周矣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所以哀其喪矜其孤也茍能致書唁弔祭賵

之可也河內太守孫兆議曰秦罷侯置守漢氏因循郡守喪官有斬縗負土成墳此可謂竊禮之不中過猶不及者也至於赴奔弔祭故將非禮典所載是末代流俗相習委巷之所行耳非聖軌之明式也今之郡守內史一時臨宰轉移無常君遷於上臣易於下猶都官假合從事耳又當故將未殯之前已受天子肅命之任王事敦我容勿所職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孝子之情猶不得將養父母而況遠赴弔祭故將乎其議貶者

可謂行人失辭仲尼所以非子路由爾責於人終無已也元康中又南陽張觀告太常稱其父昔為丹陽郡有二臣主簿劉亶留頌等理罪除名今觀父亡居在郡下亶等不來臨喪又不奔葬凡人有喪匍匐救之況於君臣之義乎而亶等敢懷𨵿君之心公肆自絶之行按亶頌告太常自理云近為陳事犯忤加鞭付獄亶頌默然待放㱬辱放退君臣道絶抱罪之人不敢見靈柩也博士馬平議云按禮君臣之道有合離之義亶等昔為君所棄是為義絶義絶之臣責其自親於君已見放逐求

還親臨喪事於事則近偽於禮無此制也又梅陶為章郡太守孫盧為功曹盧怏怏不欲時有蜀賊偵邏誤為賊至陶及盧皆散走曉知非賊至悉還陶大怒書佐還晚欲斬之盧執據不聽陶後移邑盧詣郡自理駁陶七事戴邈為州都言依事絕太尉留盧為從事中郎不復與陶相聞温縣領校向雄送犧牛不呈郡太守吳奮送牛值天大熱多渴死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曰呈牛亦死奮下雄獄後雄為黄門郎奮為侍中同省不相見武帝

勑雄詣舊王隱議曰禮雖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當為小惡也三諫不從則去不見齒於其君則不敢立其朝至如仲子稱人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人以凡人遇我我以凡人報之此猶輕於戎首則可逢而避之至死不往可也雄無詔勑逢避未可非也

秀孝為舉將服議 魏 宋

魏景元元年傅玄舉將僕射陳公甍以諮時賢光禄鄭小同云宜准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

除之司徒鄭公云昔王司徒為諫議大夫遭舉將喪雖有不反服今不同古便制齊縗三月漢代名臣皆然○宋庾蔚之謂白衣舉秀孝既未為吏故不宜有舊君之服尊卑不同則無正服弔服加麻可也今人為守相刺史又無服但身蒙舉達恩深於常謂宜如鄭小同弔服加麻為允今已違適為異與舊君不通議論不弃弔故郡將喪

郡縣吏為守令服議魏　宋

魏令曰官長卒者官吏皆齊縗葬訖而除之蜀譙周云大夫受檝內之采邑有家臣雖又別典鄉遂之事其下屬皆止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無復采邑之家臣郡縣吏權假斬縗代至則除之○晉喪葬令曰長吏卒官吏皆齊縗以喪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桓温牋云蔡徐州薨主簿服斬王征北薨於京都王丞相時在喪庭徐州主簿以服事諮公公謂輕重可依蔡侯時比中郎劉公薨於淮陰州主簿相承持重至郄太宰薨州主簿改服齊縗中興以来江南皆從之公卿以下至邑宰

吏服其君齊縗則無從服之文而由来多有從服者陶大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卞光禄經過自説為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令也郄太宰遭姊喪吏服為疑郄問譙秀言不應從服諸主簿仍便從服既服君旁親則服君便應重矣乃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齊縗○宋庾蔚之謂晉令云代至而除施之州郡縣長吏宜用齊周之制禮代殊事異理有大斷今州府之君既不久居其位蹔来之吏不得以為純臣則

齊周之制不為輕也君齊矣豈有從乎子妻其猶不從本無義於傍親卞光禄所行是也二公使吏從服姪娣可謂恢踈罔其乖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九十九

通典卷一百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六十 凶二十二

喪遇閏月議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

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捨之論時有不同唯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

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来年三月既合喪期大嶷得周忌之日何休亦以為然朝論同之不爊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

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晞為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長音直兩反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

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唯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令者用閏益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為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畧而不數是以丘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

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為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别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即順物情因可伸之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爊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

例謂此為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
不必夲月尚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為忌閏月
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謐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
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
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
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
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為有閏則十四
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

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畧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邪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

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為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具為節文不専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於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捨二義未知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邪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

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粗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為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採尋便為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畧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為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

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耶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為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慼罔極之思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為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為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

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臣請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寧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兹言之可不謂兩月邪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内史郗愔書云省别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既爲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内合而不數者

則閏止月遭艱便應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為制之由情而未合乎歷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舍閏宜一且齊縗之制遇閏而包降為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為斷者數閏以年為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為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為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

吉為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喻至於凶
事尚遠盡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伸物情
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
以過限為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
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
以六十日為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
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
從節即復進退致闕按鄭玄云以月數者則數閏以年
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又射慈云三

年周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准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即吉詔可○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博士丘邁之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三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按晉代及皇代以来閏月

亡者皆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年七月為祥忌大明元
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
薨今為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孫休議尋三禮
喪遇閏歲數者沒閏閏在周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
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
祥按晉元明二帝並以閏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
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
感四時既變人情亦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

周月爲議而閏亾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殊縱然人以閏臘月亾者若用閏後月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義冬亾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日亾明年末月小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宜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若其不然則閏亾者亦可知也

通閏並用閏附於正而正不假閏得周便祥何待於閏且祥忌異月亦非禮意○齊高帝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妃穆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數閏月為應以閏附正月若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按杖周服十一月小祥至於祥月不為有疑否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先儒咸謂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

吳商云合閏以正周閏允協情理今杖周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周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縱然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前准例益復為疑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

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伸今以十一月而祥從周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當以祥之閏月數相懸積分餘閏歴象所私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包含故致盈積據理從制有何不可倫又荅曰三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周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包之周而兩祥沿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伸屈伸兼著二途

具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
祥之去縞事成三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周二朞以放
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
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正之明義也鄭射
王賀唯云周則没閏初不復區别杖周之中祥將謂不
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當禫有閏别數之明杖周之
祥不得方於緦縞之末即思如彼就例如此祠部郎中
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緦以下小祥值閏則畧而不

言今雖厭屈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為數追屈慕之心以遠為近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唯允儉議據理詳博謹附同褚淵始雖議難再經往返末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為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𭅺下内外詔可○梁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盖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隷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為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為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

○後魏宣武帝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武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武數閏月詣府求仕領軍將軍元珍上言按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武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元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珍復上言龍

武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冐仕求榮是為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杜祥禫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鴻又駮曰按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武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心非貪榮求仕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喪事尚遠日誠如鄭義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之致乎正如

鄭義武罪宜科

忌日議子卯日附○周　漢　大唐

周制檀弓云忌日不樂謂死日也言忌日不用舉吉事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亡日謂之忌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也忌日必哀○漢翼奉上疏曰北方之情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故多所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而陰氣賊害故為陰賊也張晏曰子卯相刑故為忌也鄭玄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也○大唐武太后天冊萬歲中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廻欲以十二月入城時以為凱旋合有樂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王方慶議曰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見音樂篇

納后值忌月議晉

輙共視禮無忌月令者所據正當以禮經為明僕射周
閔等云禮止有忌日不樂了無忌月語王者當仗經典
存遠體君舉必書動為代法故當如皇太后令旨尅此
九月宜以為定

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之書云尋起居注九月是康皇帝忌月禮止云忌日不樂都無忌月語不審是疑不若當疑於九月逮八月其間當下六禮便為至逼不復展如此此當伸至十月恐不應以為忌邪足下可以示曹諸賢取定也博士曹耽為不見禮有忌月學淺不敢以所見便言無之博士荀訥按禮唯云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所謂忌日當是子卯今代所忌更以周年日數此事與古不同王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時忌歲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一百一至三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通典卷一百一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一　凶二十三

為廢疾子服議（晉　宋）

晉劉智釋疑問曰今有狂癡之子不識菽麥不能行步起止了無人道年過二十而死者或以為禮無廢疾之降殺父當正服服之邪以為殤之不服為無所知邪此

疾甚於殤非禮服所加也禮之所不及以其從例所知故也不宜服矣此二者將焉從智荅曰無服之殤至愛過於成人以其於生性自然未成因斯而不服以漸至於成人順乎其理者也至於廢疾多感外物而得之父母養之或不盡理而使之然仁人痛深不忍不服故禮不為作降殺不得同殤例也王徽之問劉玢廢疾兄女服記云其夫有廢疾又無子傳重者舅為之服小功又云長子有廢疾降傳重也此二條皆以其廢疾降嫡從

庶謂如此雖非嫡長而有廢疾旣無求婚許嫁理且慶
弔烝嘗皆不得同之於人不知當制服不劉玢荅若嫡
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與衆子同在齊縗盖以
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
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
亦非降也喪服經齊縗章為君之祖父傳曰從服也鄭
注曰為君有祖之喪者祖有廢疾不立也從服例降本
親一等君服斬故從服周唯孫不敢降祖此亦是廢疾

不降之一隅也○宋庾蔚之以為疾病者不愈而亡彌加其悼豈有禮無降文情無所屈而自替其服者邪殤服本階梯以至成人豈可以病者准之蔦其愛者以病彌可悲矣薄其恩者以病則宜棄矣病有輕重叅差萬緒故立禮者深見其情杜而不言無降之理畧可知矣嫡不為後是其去傳重之加非降其本服劉智劉玢所言近為得理矣

罪惡絶服議周　晉　宋

周制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盧植曰公族諸侯同族也磬縊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内也不與國人同慮兄弟故磬之甸人鄭玄曰不於市朝隱之也懸縊殺之曰磬公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白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盧植曰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鄭玄曰素服於凶事為吉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卿大夫死則皮弁錫縗以弔同姓則緦麻以弔今無服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親哭之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晉劉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不智荅曰凡以罪惡徒者

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弔服服繐絰此不服則無繐絰素服而已不弔臨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祀是以不得盡其情於所絕耳然則不為父後者則服之矣御史中丞裴祗兄弟等乞絕從弟儀曹郎耽喪服表曰耽受性凶頑往因品署未了怨恨親親言語悖逆讐絕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從纂泉以下覺亡耽皆不制服發哀昔二叔放流鄭段不弟皆經典所絕耽應見流徙未及表聞之頃耽憂恚

荒越遂成狂病前即檻閉今以喪亾罪惡彰聞穢辱宗
冑耽見周親以下皆宜絶服葬不列墓次請付斷户曹
屬韓壽議云祗表稱二叔放流鄭段不弟大義滅親至
公之道然猶作鴟鴞之詩成王封其子胡於蔡明王篤
愛親親無已之意也今耽直由病喪神故有悖言非管
蔡鄭段之元惡而祗等心棄引致不加痛傷於禮不喪
於情不安東閤祭酒李彝議昔公孫敖為亂而亡襄仲
猶帥兄弟而哭不廢親愛春秋所善也耽狂疾積年亡

歿之後追論往意絶不為服竊所未安主簿劉維議以為先王制禮因情而興五服之議以恩為主是以明親親之分正恩紀屬恩崇則制重意殺則禮降昔周公誅管蔡鄭伯克叔段皆正以王瀀絶不為親耽凶稹悖戾背義忘親存無歡接之恩絶無禮服之制循名責實不服當矣宜如祗所上記室昝田岳議以為五服之制本乎親屬故賢不加崇愚不降禮昔公孫敖既納襄仲之妻又以幣奔莒至其卒也仲欲勿哭傳曰喪親之終也

情雖不同無絕其愛親親之道也叛君為逆納弟妻為亂亂逆之罪猶不廢喪故㣲子啓明而唐堯不絕象之傲狠有虞加矜周公戮兄義先王室鄭伯滅叚傳不全與議者稱此皆非所據又諸侯絕周公族為戮然猶私喪之也私喪猶言心喪喪禮大制動為典式與其必疑寧居於重學官令徐宣議云昔閼伯實沉親尋干戈而遷於商夏朱象頑傲凶國害家然唐無絕姓之文虞有封庳之厚斯以重天性篤所承也周公刑叔罪在黨協祿父欲

周之亡蓋為王室耳非以流言毁公為戮也召公猶懼天下未鮮特使兄弟之義薄乃作棠棣之詩以示恩親也耽以凶愚命卒骨肉所哀夫行過乎仁喪過乎哀未宜絶也○宋庾蔚之謂夫聖人設教莫不敦風尚俗睦親糾宗者也每抑其侈薄之路深仁弟之誨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恩無絶也若凶悖陷害則應臨事議其罪豈但不服而已裴耽以狂病致卒無罪可論田岳之議足為允也

師弟子相為服議 周 魏 晉 宋

同制禮記檀弓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為緦也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又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鄭玄曰心喪慼容如喪父母而無服也又曰師吾哭諸寢廬植曰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奔喪云哭師於廟門外○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蜀譙周曰為師如父有服降而無服者其為師少長所成就者雖服除心喪皆三年曾弁敏問曰弔服加麻者幾時

而除鄭稱荅曰凡弔服皆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為師出入常絰出則變服○晉賀循謂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絰所以尊師也按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廬於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曰為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新禮弟子為師齊縗三月摯虞駁曰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淺教

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宜
定新禮無服如舊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
子曰師吾哭之寢何耶徐邈荅曰蓋殷周禮異也○宋
庾蔚之謂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唯師氏
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粗
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朋友相為服議周 漢 魏 晉

周制檀弓云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

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王肅曰謂過周不復哭又曰朋友吾哭寢門之外○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魏劉德議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為虞祔不田瓊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於何所荅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於

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晉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携養積年為之制服當無疑耶徐邈荅曰禮緣情耳同爨緦又朋友麻

除心喪議 晉

晉蔡眇之問徐野人云從弟心喪當除此月不知猶應設祭者為應施床為地席邪其大兄昔在西知喪晚心制乃應除臘月其妹先除不知便可著綵衣不徐荅曰禫者喪事之極也故於此日設祭而告終自爾之後沉

哀在心故謂之心喪外無節文故服祭並缺也晦日唯哭以寫哀而已既各盡其服從禮而除矣著縗衣無所疑

周喪察舉議晉

晉武帝太始中楊旌有伯毋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天水中正姜鋌言太常楊旌遭伯母之喪幾時而被孝廉舉又已葬未及為人後不按旌以去六年二月遭伯母喪其年十一月葬十二月應舉不為人後鄉閭之論以孝

廉四科德行髙妙清白冠首必不謂在㐲之人禮之所責也博士祭酒劉憙議禮周之喪卒哭而從政進貢達士為政之務也此敬君之命為下之順禮因殺而順君命可也今旌十二月被舉過既葬之後因情㐲殺而順君命三年之喪則終其服周之喪一月而已明情有重輕也又按律令無以喪廢舉之限博士爰幹議按禮周喪之末可以弔人也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今以喪在四科之一雖無善稱亦應無咎博士韓光議孝廉清白克

讓為德旌本周喪之戚猥當貢舉不能辭退詩人有言受爵不讓旌應貶矣毘陵内史論江南貢舉事江表初附未與華夏同貢士之宜與中國㵾異前舉孝廉不避喪孝亦受行不辭以為宜訪問餘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為孝廉有周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今欲從舊則中夏所禁欲不舉則方士所闕闇塞意淺甚以為疑㝉議曰本論無姓孝舉古之名貢尋名責實模格宜高夫以宜高之資必以邁俗為稱動擬清流行顧

禮典況齊縗之喪身有伯叔之痛腰麻貫經對而不言不霑大夫之位不統邑宰之官時無盟戰代無寇戎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師旅之役喪禮宜備哀情宜畢古者周喪過三月而從政謂若今之職司有公除也公除之制蓋由近者多事在官不復從禮權宜之事耳今當舉者咸出布衣或在吏次且貢選之道在不拘之地推讓之宜得順其心官無推讓之刑瀆無必行之制平日且猶遜讓況周年之憂乎若從公除則非正官之例也若

從高貢之舉於情為慢喪於舉為昧榮考之於禮義則未聞今戎車未息禮制與古不同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嘗在職者其高足成有一舉便登黃散其次中尚書郎被名有周喪正假一月耳何至孝廉獨不可耳為孝廉之舉美於黃散耶如所論以責孝廉之舉則至朝臣復何以恕之宜依據經禮分別州國之吏與散官不同又議曰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策名委質列為帝臣選任唯命義不得辭故遭周喪

得從公奪之制周則逌命俯就至於州郡之吏未與王官同體其舉也以孝順為名以廉讓為務在不制之限於時可得固讓於宜可得不行況兼周喪焉可許乎據情責實於義不通苟居容退之地雖小必讓苟在不嫌之域雖大不辤是黄散可受而孝廉可拒也故孝在得申之位動則見恕是以州國之與王官不同之理在乎此矣若乃權時制宜越常從變則孝非特命之徵舉非應務之首慶代無縱橫之務校禮則不覿其事唯宜折

之以禮從其優者也

通典卷一百一